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五



北京
出版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五册)

北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尽阏逢涖滩，凡九年。…… (1175)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七

汉纪三十九 起旃蒙作噩，尽重光单阏，凡七年。…… (1201)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八

汉纪四十 起玄默执徐，尽旃蒙大荒落，凡十四年…… (1226)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九

汉纪四十一 起柔兆敦牂，尽旃蒙单阏，凡十年。…… (1253)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

汉纪四十二 起柔兆执徐，尽阏逢困敦，凡九年…… (1281)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一

汉纪四十三 起旃蒙赤奋若，尽昭阳作噩，凡九年…… (1312)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二

汉纪四十四 起阏逢闾茂，尽旃蒙作噩，凡十二年…… (1345)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起柔兆闾茂，尽柔兆涖滩，凡十一年…… (1374)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起强圉作噩，尽昭阳单阏，凡七年…… (1403)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六

汉纪三十八 起柔兆困敦，尽阏逢涸滩，凡九年。

肃宗孝章皇帝上

建初元年 春，正月，诏兖、豫、徐三州稟贍饥民。上问司徒鲍昱：“何以消复旱灾？”对曰：“陛下始践天位，虽有失得，未能致异。臣前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夫人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宜一切还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获所，则和气可致。”帝纳其言。校书郎杨终上疏曰：“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伦亦同终议。牟融、鲍昱皆以为：“孝子无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疏曰：

汉纪三十八 汉章帝建初元年 春季，正月，章帝下诏，命令兖州、豫州、徐州等三州官府开仓赈济饥饿的难民。章帝问司徒鲍昱：“如何消除旱灾？”鲍昱答道：“陛下才即位，就算有失当之处，也不会导致灾异出现。我从前曾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之案，在当地拘禁了一千多人，这些囚犯恐怕并非全都有罪。大案一发，被冤枉者往往超过半数。另外，因为被流放的人和亲属分离，死后的孤魂无法祭祀。我建议，让流放者全都返回家乡，去除不准作官的禁令，让死者生者各得其所，这样便可招致祥和之气，消除旱象。”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校书郎杨终上书说：“近年在北方讨伐匈奴，在西方开通三十六国，让百姓连年服事徭役，转运繁巨并且费用浩大。忧愁苦难的人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当留意省察！”章帝把杨终的奏书下交群臣讨论。第五伦也同杨终的意见一致，但是牟融、鲍昱都认为：“孝顺之子不能更改父亲的主张。讨伐匈奴、屯驻西域，都是先

“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刻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兵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

丙寅，诏：“二千石勉劝农桑。罪非殊死，须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沛国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惩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笞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捶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

帝的策略，不应有所变化。”杨终再度上书说：“秦始皇修长城，工程浩大，徭役频征，胡亥不改前代政策，最终失去了天下。所以，孝元皇帝放弃了珠崖郡，光武皇帝拒绝了西域各国的归顺，不能让少量的鳞甲来换我们的衣服。春秋时，鲁文公拆毁泉台，《春秋》讥讽道：‘先祖造台但子孙自毁台，还不如只留着它不去居住。’这是因为泉台的存在却不会妨害人民。鲁襄公曾建立三军，但被鲁昭公裁撤，君子却赞扬他的复古举动，认为不裁撤就会妨害人民。现在在伊吾屯田和在楼兰驻防的士卒久不还乡，这不符合上天之意。”章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正月丙寅，章帝下旨：“二千石官员应大力劝勉百姓从事农耕桑蚕之业，除非犯有该当斩首之罪，所有案件都等到秋后审理。各部门要仔细地任命官吏，提拔温和善良之士，力除贪婪奸猾的小人，顺乎天时节令，清理冤案。”那时沿袭明帝旧制，官吏政风崇尚苛刻，尚书所作裁决，大多从重。尚书沛国人陈宠以为，章帝新近即位，应该改革前代的这种严苛风气，就上书道：“我听说古代贤君为政，奖赏从过度，刑罚不滥施。除非不得已时，宁可过度奖赏，也不滥施刑罚。以前官员判案严厉，因此能够以威力惩治奸恶；但是在奸恶清除以后，就必应以宽厚相补。陛下即位以来，多依据这个宗旨行事，数次诏告群臣，劝勉温和之政。但是有关官员不能完全顺承圣上的旨意，仍然追求苛刻。审案官急于采取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执法者则纠缠于肆意诬陷的文书，或假公济私，作威作福。执政就好比琴瑟上弦，倘若大弦太紧，小弦就会崩断。陛下应该发扬古代贤君的治国之道，清除那些繁琐苛刻的法令，减

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北匈奴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歿，谒者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来声，以为虏来，大惊。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厉将帅。”恭至雒阳，拜骑都尉。诏悉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徵还班超。超将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

轻苦刑以拯救生命，全面推行德政以顺奉天意！”章帝把他的意见全部采纳，在处理政务时总是根据宽厚的准则。

酒泉郡太守段彭等人率军在柳中集合，进攻车师，攻打交河城，斩杀三千八百人，俘虏三千余人。北匈奴惊慌逃跑，车师再度投降。此时，关宠已经去世，谒者王蒙等人计划引兵东归。耿恭的一位军吏范羌那时正在王蒙军中，他坚持要求去救耿恭。将领们不敢前往，就分出两千救兵交给范羌。范羌经由山北之路去接耿恭，途中曾遇到一丈多深的积雪。援军精疲力竭，只能勉强到达。耿恭等人夜间在城中听到兵马来声，以为匈奴来了援军，非常震惊。范羌从远处喊道：“我是范羌，汉朝派部队接应校尉来了！”城中的人齐呼万岁。因此打开城门，大家相互拥抱，痛哭流涕。第二天，他们就跟救兵一道返回。北匈奴派兵追击，汉军边走边战。官兵饥饿已久，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到三月到达玉门时，只剩下了十三人。这十三人衣衫褴褛，鞋履洞穿，面容憔悴，形销骨瘦。中郎将郑众为耿恭及其部下安排洗浴，更换衣帽，同时上书说：“耿恭凭借微弱的兵力固守孤城，抵抗匈奴数万大军，经年累月，费尽了全部心力，凿山打井，煮食弓弩，多次杀伤敌人数以千计，忠勇俱全，未使汉朝蒙羞。应该赐给他荣耀的官爵，以激励将帅。”耿恭到达洛阳后，被任命为骑都尉。章帝下旨，将戊校尉、己校尉和西域都护一并撤销，召班超回国。班超将要动身返回，疏勒全国一片忧虑惊慌。疏勒都尉黎弇说：“汉朝使者抛弃我们，疏勒肯定再次被龟兹毁灭，我真不忍见汉朝使者离去！”于是拔刀刎颈自杀。班超在归途中经

至于冀，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起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已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甲寅，山阳、东平地震。

东平王苍上便宜三事。帝报书曰：“间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饶是，复虑为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欣然意解；思惟嘉谋，以次奉行。特赐王钱五百万。”后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苍上疏谏曰：“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睹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孝明皇帝大孝无违，承奉遵行。廉德之美，于斯为盛。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著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郭哉！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畅于无穷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諮问，苍悉心以对，皆见纳用。

秋，八月，庚寅，有星孛

过于闾，于闾王和贵族群臣全都号啕痛哭，说道：“我们依赖汉朝使者，好象依赖父母，您实在不能走啊！”他们抱住班超的马腿，让他不能前进。班超也想实现自己本来的志愿，因此重新返回疏勒。此时疏勒已有两城投降了龟兹，并与尉头国结盟。班超逮捕斩杀叛变者，击败尉头国，杀死六百余人，疏勒再次恢复安定。

三月甲寅，山阳、东平两地发生地震。

东平王刘苍上书提出三项建议，章帝下诏答复说：“近来在官员和百姓的奏书中也有此类建议，然而我见识才智浅薄，有时认为或许可行，后来又认为不可行，不知怎样裁定。看到您深思熟虑写就的奏书，我心豁然明白。我思考您的治国良策，依次实行。特别赏赐给您五百万钱。”后来，章帝计划在光武帝的原陵和明帝的显节陵两地设县，刘苍上书进谏说：“我曾见光武皇帝亲身履行节约的原则，他深明何为生命之始与生命之终，恳请指示丧葬后事。孝明皇帝大孝而不敢有所违背，遵从执行了父命。自谦的美德，这是最为盛大的了。我以为，在皇陵设邑这一制度的出现，起始于强暴的秦朝。古代有墓无坟，连葬身的土垆都不要它显著突出地面，况且建立城市、修筑墙垣！对上违先帝的圣意，对下造无用的工程，白白浪费国家资财，让百姓不得安宁，这不是招致祥和之气、祈求丰年的作法。希望陛下施行虞舜的至孝，追念先人的深意。我确实担忧两位先帝的纯洁美德不能够永久流传！”章帝这才罢休。从此，每当朝廷遇到疑难，就派使者乘坐驿车前往咨询，刘苍则全心答复。他的意见，全都被采纳实施。

秋季，八月庚寅，天市星座出现异星。

于天市。

初，益州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静，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奉珍内附；明帝为之置永昌郡，以纯为太守。纯在官十年而卒，后人不能抚循夷人。九月，哀牢王类牢杀守令反，攻博南。

阜陵王延数怀怨望，有告延与子男魴造逆谋者；上不忍诛，冬十一月，贬延为阜陵侯，食一县，不得与吏民通。

北匈奴皋林温禺王将众还居涿邪山，南单于与边郡及乌桓共击破之。是岁，南部大饥，诏禀给之。

二年春，三月，甲辰，罢伊吾卢屯兵，匈奴复遣兵守其地。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兵及昆明夷卤承等击哀牢王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

夏，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事徙者四百餘家。

上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会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请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夫外戚贵盛，鲜不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又言‘我子不当与先帝

先前，益州西部都尉、广汉人郑纯为政清廉，教化夷人貊人。夷人貊人首领对他非常敬慕，全部献上珍宝，归附汉朝。明帝在当地设立了永昌郡，任命郑纯为太守。郑纯在任十年去世。后任太守无法安抚夷人，到本年九月，哀牢王类牢杀死郡县长官反叛，攻打博南。

阜陵王刘延每每心怀不满，有人控告他与儿子刘魴密谋造反。章帝不忍把刘延处死，冬季十一月，把他贬为阜陵侯，只享有一个县的封地，不准许他与官员人民来往。

北匈奴皋林温禺王带领部众返回涿邪山居住。南匈奴单于和汉朝边境郡兵及乌桓部落共同出击，把北匈奴打败。本年，南匈奴发生饥荒，章帝下旨为南匈奴供应粮食。

二年春季，三月甲辰，撤销在西域伊吾卢的屯田部队。于是北匈奴再次派兵占领该地。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郡兵及昆明夷人卤承等在博南进攻哀牢王类牢，大败哀牢军，斩杀类牢。

夏季，四月戊子，章帝下诏，准许因楚王之案、淮阳王之案而被流放的四百余户返回故乡。

章帝计划赐封各位舅父，然而马太后不同意。适逢天旱，有人上书说是由于未封外戚的缘故，因此有关部门奏请依照旧制赐封。马太后下旨说：“那些上书建议封外戚的人，全是要向朕献媚，以谋求好处而已。从前，王氏家族一日之内有五人一起封侯，但那时黄雾弥漫，从没有听说有天降好雨的反应。外戚富贵过盛，大多会倾覆的。因此先帝对他的舅父慎重安排，不放在朝廷要位，还说：

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且阴卫尉，天下称之，省中御者至门，出不及履，此蓬伯玉之敬也；新阳侯虽刚强，微失理，然有方略，据地谈论，一朝无双；原鹿贞侯，勇猛诚信；此三人者，天下选臣，岂可及哉！马氏不及阴氏远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亏先后之法，有毛发之罪吾不释，言之不舍昼夜，而亲属犯上不止，治丧起坟，又不时觉，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

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襦，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不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固不许。

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

‘我的儿子不应与先帝的儿子等同。’现在有关部门为何要将马家同阴家相比呢！何况卫尉阴兴，受到天下人的称赞，宫中的使者来到门前，他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急忙出迎，好比蓬伯玉一样恭敬有礼；新阳侯阴就，尽管性格刚强，略失规矩，但是胸有谋略，以手撑地，坐着发表议论，朝中没人能与他相比；原鹿贞侯阴识，勇敢忠诚而有信义。这三个人全是天下群臣中的出类拔萃者，还有谁能比得上吗！马家比阴家差远了。我没有才干，日夜因害怕而喘息不安，总怕有损先后订立的法则。就算是细小的过失，我也不肯放过，日夜不停地告诫。但是我的亲属们仍然不断犯法，丧葬时兴筑高坟，又不能及时察觉错误，这证明我的话没有人听，我的耳目已被蒙蔽。

“我身为天下之母，但是身穿粗丝之服，饮食不求香甜，左右随从之人仅穿普通帛布，不使用熏香饰物，目的就是要亲身做下面的表率。本以为娘家人看到我的行为当会痛心自责，但他们只是笑着说‘太后向来喜爱节俭’。前些时候，我经过濯龙门，见到那些到我娘家问候拜访的人们，车辆如不断的流水，马队如蜿蜒的游龙，奴仆身穿绿色单衣，衣领衣袖雪白。回视我的车夫，相差极远。我所以对娘家人并不发怒谴责，仅仅只是裁减每年的费用，是希望让他们内心暗愧。但是他们仍然懈怠放任，没有忧国忘家的觉悟。了解臣子的，莫过于君王，更别说他们是我的亲属呢！我难道可以上负先帝的旨意，下损先人的德行，重蹈前朝外戚败亡的灾祸吗！”她坚决不同意赐封。

章帝看到马太后的诏书后叹息悲哀，再次请求道：“自从汉朝建立，舅父封侯，好比

之为王也。太后诚存廉虚，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且卫尉年尊，两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稍留。”太后报曰：“吾反覆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高祖约，无军功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太官之赐，衣食则蒙御府餘资，斯岂不可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也。”

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家之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胸中气，不可不顺也。子之未冠，由于父母，已冠成人，则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专之。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後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上乃止。

太后尝诏三辅：诸马昏亲

皇子为王，这是定制。太后既然存心谦让，却为何偏偏使我不能赐恩给三位舅父！况且卫尉马廖年老，城门校尉马防、越骑校尉马光身患大病，倘若发生意外，会使我永怀刻骨之憾。应当趁着吉时赐封，不能延迟。”太后回答说：“我反复考虑此事，希望能对国家和马氏双方有益，不只是想博取谦让的名声，而让皇帝蒙受不施恩于外戚的怨恨吗？从前窦太后要封王皇后的哥哥，丞相条侯周亚夫进言：‘高祖有规定，无军功者不能封侯。’现在马家没有为国立功，如何能与阴家、郭家那些建武中兴时期的皇后家相等呢！我曾观察那些富贵之家，官位爵位重迭，好象一年之中再次结果的树木，它的根基必受损伤。而且人们所以愿封为侯，仅仅是希望上能以丰足的供物祭祀祖先，下能求得衣食的温饱罢了。现在皇后家的祭祀由太官供给，衣食则享受御府的剩余之物，难道这还不够，定要拥有一县的封土吗？我已深思熟虑，你不要再有疑问！

“儿女孝顺，最好的行为是让父母平安。现在不断发生灾异，谷价上涨数倍，我日夜惶恐忧愁，坐卧不宁，而皇帝却打算先为外戚赐封，违背慈母的拳拳之心！我平时刚强性急，胸有气痛之症，不能不顺气。儿子未成年，听从父母的教导，成年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想，你是皇帝，人之君主，完全可以自行其是。然而我因你尚未超过三年的服丧期，又事关我的家族，所以专断裁决。倘若天地阴阳之气调和，边境宁静无事，以后你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且我则只管含饴逗弄小孙，不再干预政事。”章帝这才放弃了这个计划。

太后曾对三辅下诏：“马氏家族跟亲戚，

有属托郡县、干乱吏治者，以法闻。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卫尉廖等即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格之色，然後加谴。其美车服、不遵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广平、巨鹿、乐成王，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帝以白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于是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小王《论语》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马廖虑美业难终，上疏劝成德政曰：“昔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下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後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

倘若有因请托郡县官府，干预扰乱地方行政的，应当依法处置、上报。”马太后的母亲下葬时堆坟稍高，马太后对此提出相反意见，她的哥哥卫尉马廖等人就马上将坟减低。在马家亲属和亲戚中，有行为谦恭正直的，马太后便以温言好语相待，赏赐财物和官位。倘若有人犯了微小的错误，马太后便首先显出严肃的神色，随后加以谴责。对于那些车马衣服华美、不遵守法律制度的家属和亲戚，就将他们从皇亲名册中取消，遣返回乡。广平王刘羡、巨鹿王刘恭和乐成王刘党，车马朴素无华，无金银饰物。章帝把此情况报告了太后，太后便立即赏赐他们每人五百万钱。因此内外亲属全都接受太后的教导和影响，齐心崇尚谦逊朴素。外戚家族惊恐不安，超过了明帝时期。马太后曾设立织室，在濯龙园中种桑养蚕，并常常前往查看，把这当成一项娱乐。她经常与章帝早晚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教授年小的皇子读《论语》等儒家经书，讲述平生经历，终日和睦欢洽。

马廖担心马太后倡导的美好的事情无法持久，上书劝太后完成德政。他说：“从前元帝取消服官，成帝穿用洗过的衣袍，哀帝撤除乐府，但是奢侈之风不息，还是导致衰落而发生动乱，就在于百姓跟随朝廷所行，而不听信朝廷所言。改变政风民风，一定要从根本着手。经传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伤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有谚语说：‘城中喜爱高发髻，乡下的发髻高一尺；城中喜爱宽眉毛，乡下的眉毛半前额；城中喜爱大衣袖，乡下的衣袖用了整匹帛。’这些话好比戏言，然而切近事实。前些时候，朝廷颁布制度后没过多久，就有些推行不下去了，尽管这或许是由于官吏不遵奉法令，但

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薰天地，神明可通，况于行令乎！”太后深纳之。

初，安夷县吏略妻卑湍种羌人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县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于是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诸种俱反，败金城太守郝崇。诏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为护羌校尉，自安夷徙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射士三万人击之。第五伦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任以取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帝不从。马防等军到冀，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进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其众皆降，唯布桥等二万余人屯望曲谷不下。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事实上是由于京城率先怠慢。现在陛下安于俭朴的生活，是因为神圣的天性，倘若能把此坚持到底，那么天下人都要称诵道德，美好的名声将传遍天地，跟神灵都可以相通，况且是推行法令呢！”太后认为他的话很正确，全部采纳。

起初，安夷县有官吏强抢羌人卑湍部落的妇女为妻，被那个妇女的丈夫杀死。安夷县长宗延追捕凶手，直至塞外。该部落的羌人害怕受到处罚，就一起杀掉宗延，而与勒姐、吾良两个部落联合，起兵叛变。在此形势下，烧当羌人部落首领滇吾的儿子迷吾就率领各部落同时造反，打败了金城太守郝崇。章帝下诏，任命武威太守北地人傅育为护羌校尉，让安夷迁往临羌。迷吾又和封养部落首领布桥等集结五万余人，共同进攻陇西、汉阳二郡。秋季，八月，章帝派代理车骑将军马防和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的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兵以及各郡的弓弩射手，共三万人，讨伐羌人。第五伦上书说：“我认为，对于皇亲国戚，可以封侯使他们富有，却不应当委派职务。这是为何呢？因为他们若是有了过失，以法制裁就会伤害感情，凭借亲情徇私就会违背国法。听说马防现在将要率军西征，我认为，太后恩德仁慈，皇上至为孝顺，倘若突然有了小差错，怕将难以维护亲情。”章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马防等人的部队到达冀县时，布桥正领羌军在临洮围攻南部都尉。马防发动进攻，打败了布桥，斩杀、俘虏四千余人，于是临洮解围。羌军全部投降，仅剩下布桥等二万余人，盘踞在望曲谷，没被攻克。

十二月戊寅，紫宫星座出现异星。

帝纳窦勋女为贵人，有宠。贵人母，即东海恭王女沘阳公主也。

第五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非徒应坐豫、协，亦宜谴举者。务进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上善之。伦虽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论议每依宽厚云。

三年 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灵台，赦天下。

马防击布桥，大破之，布桥将种人万余降，诏徵防还。留耿恭击诸未服者，斩首虏千余人，勒姐、烧何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恭降。恭尝以言事忤马防，监营谒者承旨，奏恭

章帝把窦勋的女儿选为贵人，十分宠幸。窦贵人的母亲，就是东海恭王刘强的女儿沘阳公主。

第五伦上书说：“光武帝继承王莽以后的形势，为政多采用严厉手段，后代沿袭，就成为风气。各郡各封国所举荐的人，多是只会应付公务的庸官，很少宽宠博学之才，来满足朝廷的需求。陈留县令刘豫和冠军县令驷协，全部作风刻薄，务求严苛，让官民忧伤哀怨，全部痛恨他们。但是如今的舆论，都认为他们有能力，这是违反天意，背离经书的义理。不仅应对刘豫、驷协给予惩处，还应谴责那些保举他们的人。一定要提拔任用仁慈贤能者为政，不过几个人，而风气自会转化。我曾阅读史书，清楚秦朝由于残酷暴虐而亡国，又亲眼看见王莽新朝也因法令苛刻而自行毁灭。我恳切地上书劝谏的原因，就在于此。我还听说诸亲王、公主和外戚骄傲奢侈超过了规定，京城都这样，如何做外地的榜样！因此孔子说：‘自身不正，虽有令而不被执行。’以身为教，众人跟从；以言为教，众人争讼。”章帝对他的意见表示赞许。第五伦尽管天性严厉梗直，却常常痛恨庸俗官吏的苛刻。他的政论，总是以宽厚为其原则。

三年 春季，正月己酉，章帝在明堂祭祀列祖列宗。登上灵台，观察天象。天下大赦。

马防进攻布桥，布桥大败，率领部众一万余人投降。章帝下旨，命令马防回朝。留下耿恭讨伐那些尚未归顺的部落，斩杀俘虏了一千余人。为此，勒姐、烧何等十三个部落共数万羌人，全都向耿恭投降。耿恭曾因上书奏事冒犯过马防，监军谒者便秉承马防

不忧军事，坐微下狱，免官。

三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初，显宗之世，治摩沱、石白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死者不可胜算。帝以郎中邓训为谒者，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其难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诏罢其役，更用驴犍，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训，禹之子也。

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武陵溇中蛮反。

是岁，有司奏遣广平王羨、巨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上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背留京师。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太子。

己丑，徙巨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畅为梁王，常山王昞为淮阳王。

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全为平春王。

的意思，弹劾耿恭不留意军事。耿恭因罪被召回，逮捕入狱，免去官职。

三月癸巳，把贵人窦氏立为皇后。

当初，明帝时曾经治理过摩沱河和石白河，计划让都虑到羊肠仓两地通航，来运送漕粮。工程艰巨，太原的官吏和百姓苦于徭役，年年不能完工，死亡者数不胜数。章帝任命郎中邓训为谒者，主持这一工程。邓训经过考察测量，知道此事难以完成，便将实情一一奏报。本年夏季，四月己巳（初九），章帝下旨，撤销该项工程，改用驴车运粮。停工以后，每年节省开支以亿万计，得以活命的役夫有数千人。邓训是邓禹之子。

闰九月，西域副司马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国军队，共一万人，进攻姑墨国石城，将石城攻破，斩杀七百人。

冬季，十二月丁酉，任命马防为车骑将军。

武陵郡溇中蛮人反叛。

本年，有关部门上奏，请派遣广平王刘羨、巨鹿王刘恭、乐成王刘党一同前去他们的封国就位。章帝因手足情深，不忍心与诸亲王分离，就把他们全都留在京城。

四年春季，二月庚寅，太尉牟融去世。

夏季，四月戊子（初四），将皇子刘庆立为太子。

四月己丑（初五），章帝将巨鹿王刘恭改封作江陵王，汝南王刘畅改封为梁王，常山王刘昞改封为淮阳王。

四月辛卯，章帝把皇子刘伉封为千乘王，皇子刘全封为平春王。

有司连据旧典，请封诸舅。帝以天下丰稔，方垂无事，癸卯，遂封卫尉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防为颍阳侯，执金吾光为许侯。太后闻之曰：“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已老，犹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帝不许。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书辞位，帝许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进就第。

甲戌，以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贾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但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而已。

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

有关部门仍然以旧制为依据，让章帝赐封各位舅父。章帝因全国丰收，四方边境太平无事，四月癸卯，就把卫尉马廖封为顺阳侯，把车骑将军马防封为颍阳侯，把执金吾马光封为许侯。太后听到消息后说：“我年轻的时候，只羡慕古人留名史册，心中不顾惜性命。现在虽已年老，仍然告诫自己不要贪得无厌。我所以日夜警惕，想自我贬损，是希望遵循这一宗旨，不辜负先帝。所以我劝导兄弟，共守此志，要使闭目身死之日，不再遗憾。不料我这老人的心愿不再被遵从！身死之日，我将永怀长恨了！”马廖等人共同辞让，愿降为关内侯，但章帝不允。马廖等人不得已而接受了封爵，随即又上书请求辞去官职，章帝应允。五月丙辰，马防、马廖、马光都以特进身份离开朝廷，前往邸第。

五月甲戌，把司徒鲍昱任命为太尉，将南阳太守桓虞任命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驾崩。章帝被马太后抱养以后，只认马氏家族为外家，因此章帝的生母贾贵人不登御太后之位，贾氏家族无人蒙受恩宠荣耀。及至太后驾崩，章帝只将贾贵人的绿色绶带改为与诸侯王同级的红色绶带，并赐四马牵拉的座车一辆，永巷宫女二百人，御府各色丝绸二万匹，大司农所藏黄金一千斤，钱两千万，仅此而已。

秋季，七月壬戌，安葬马太后。

校书郎杨终建议：“宣帝曾广召儒生，在石渠阁讨论儒家《五经》——《诗经》、《书经》、《仪礼》、《易经》和《春秋》。现在天下太平，学者们得以完成事业，但那些只知分析注释文章辞句的人，却破坏了《五经》的

则。”帝从之。冬，十一月，壬戌，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固，超之兄也。

五年 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举直言极谏。

荆、豫诸郡兵讨淩中蛮，破之。

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已发愤吐懣，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戊辰，太傅赵惠薨。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向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

主旨。应该依照石渠阁的先例，重新研究宏扬经书大义，作为后世永久的法则。”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冬季，十一月壬戌，章帝对太常下旨说：“让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儒生们在白虎观集会，就众人对《五经》的相同与不同的见解进行讨论。”章帝让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命发问，侍中淳于恭向上奏报，由章帝亲自出席，作出裁定，把结果记录下来，撰成《白虎议奏》。著名儒家学者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都曾参与此会。班固是班超之兄。

五年 春季，二月庚辰朔，出现日食。章帝下诏，命令举荐“直言极谏”——敢于直率批评朝廷的人士。

荆州、豫州诸郡郡兵讨伐淩中蛮人，打败蛮人叛军。

夏季，五月辛亥，章帝下旨说：“朕希望会见正直的人士，侧坐在席上，聆听新的言论。先来到的，都已倾吐各自的愤懣，朕大概了解贤才们的志趣了。朕计划将你们全都安排在身边，以备顾问咨询。然而光武皇帝在诏书中曾说：‘尧以任职能力来考察官员，而不单看他们的言论和文字。’现在地方上有很多官员出缺，你们可同时去补充接任。”

五月戊辰，太傅赵熹去世。

班超想要完成平定西域的事业，上书请求用兵。他说：“我看到先帝打算开拓西域，因此向北进攻匈奴，向西派使者跟各国交往，鄯善、于阗两国马上归附了汉朝。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及康居等国都希望再度归附，并计划联合力量消灭龟兹，铲平通往中国道路上的障碍。假如攻下龟兹，那么西域地区不服从汉朝的，只剩百分之一而已。前代谈论西域的人都说：‘征服三十六

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岭可通，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故）〔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降者。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徐幹上疏，愿奋身佐超，帝以幹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

国，可称作斩断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各国，自太阳落山处以东，无不向往归顺汉朝，大国小国全都十分踊跃，不断地进贡奉献，仅有焉耆和龟兹拒不服从。从前，我曾率领部下三十六人出使绝远的异域，饱受艰难困苦，自从孤守疏勒，到现在已有五年。对于异族的情况，我非常了解。不管询问西域的大国小国，全都一致回答：依赖汉朝，好比依赖上天。从这一点能够证明，葱岭可以打通，龟兹可以讨伐。现在应将龟兹派到汉朝做人质的王子白霸封为龟兹王，用步骑兵数百人护送，让他跟西域各国组成联合部队，数月到一年间便可夺取龟兹。利用夷狄去打夷狄，这是计策中最高明的计策！我见到莎车、疏勒的土地肥沃广袤，牧草茂盛，牲畜成群，不象敦煌、鄯善一带，用兵无须消耗中原物资，粮秣可以自给自足。同时姑墨、温宿两国国王系由龟兹特别委任，他们与本国既非同种，又互相厌恶敌对，迫于形势，必定会有人投降。倘若这两国归顺了汉朝，那么龟兹便不攻自败。请把我的奏章交付朝廷讨论，作为决事的参考。真的有一点可行之处，死又有何遗憾！然而微臣班超特别幸运地得到了神灵的保佑，我希望不要倒下死去，愿亲眼看到西域归顺，陛下举起祝福万年的酒觞，向祖庙祭告献功，向天下宣布大喜。”奏书呈上，章帝明白这一事业可以成功，便召集群臣商议，预备给班超派兵。平陵人徐干上书朝廷，愿奋勇出征，做班超的助手。为此章帝将徐干任命为副司马，率领免刑囚徒及志愿从军的义勇，共一千人，到西域听候班超指挥。

以前，莎车以为汉朝不会出兵，就向龟兹投降，疏勒都尉番辰也背叛汉朝。正好徐